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三

段玉裁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

墜當是本作隊衞包所改

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烏呼君已曰時我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道出于不詳於戲君闕㠯時我此今文尚書也終作道祥作詳烏呼作於戲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下

傳以奉訓共衞包改作恭非也

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

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

此今文尚書也

弗克經歷嗣前人共明德

共訓奉衞包改作恭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燕召公世家曰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玉裁按震澤王氏本率作卒誤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

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

釋文於下文孔傳音義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玉裁按詩太雅予曰有本奏其音當本讀平聲奏讀上聲爲協　羣經音辨引矧咸奔走奔布忖反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此葢今文尚書之文與古文尚書異也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但今本

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正從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寧王德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玉裁按此禮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

隔爲摹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夏侯歐陽尚
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
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
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
目也
集韵十四太刣居太切制斷也書刣申勸寧王之德鄭
康成讀玉裁按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
信之德天蓋申勸之然則蓋是詞助集韵謂割有居太
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爲刣刣斷制入太韵而云鄭康
成讀則不可鄭尚書何嘗有刣字宋次道家古文尚書
及汗簡乃有之　集韵入聲十二曷割古作刣按刣乃

侚之譌侚即太韵之创字从人亡人亡者古字也太韵

作创形亦誤

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

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緇衣作周之譌

也若作劊則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家古文尚書之不可

信也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创申勸寧

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韵非漢儒所引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

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

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南宮馬本作南君

又曰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㠯能往來師古引君奭篇㠯能往來

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釋文曰冒馬本作勖勉也玉裁按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勖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盤庚懋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此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且冒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鐂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玉裁按楚金說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說文四篇目部曰䁈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䁈玉裁按許所據者壁中故書也葢孔安國以今文

讀爲冒字若然則壁中睸字不必訓低目視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氏季宣作[illegible]卽

其不字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按監本汲古本皆作茲攷說文艸部茲字下云艸木多

益水部滋字下云益也常棣召旻毛傳云況茲也韋昭

注國語云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

俊足利古本作畯說見洪範

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

盧氏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

呼上顧氏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

君已同不當有公曰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

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四

段玉裁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慼衞包改作慼俗字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

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玉裁按鄭王讀甲爲狎孔傳云甲於二亂之內則是讀甲爲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字作介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假借者釋詁云狎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假借也借甲爲狎則甲音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公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甲反不誤匡謬正俗譏之誤矣韓詩作狎本字也毛詩作甲假借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曰大爲民荼毒也玉裁按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見古籍舒荼字通用如史記荊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

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

亦惟有夏之民叨𦤎

說文十二篇至部曰𦤎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大徐本作遜小徐本作孫說文辵部曰遜遁也孫者遜之省春秋經夫人孫于齊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𦤎𦤎讀與摯同玉裁按說文所據多氏字今尙書𦤎作懫天寶閒改也釋文𦤎作懫開寶閒改也釋文曰懫勑二反說文之二反玉裁按懫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尙書本作𦤎與說文所引同衞包妄謂𦤎爲古字懫爲今字改𦤎作懫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不云說文作𦤎則可知大字本作𦤎矣集韵去聲

六至兩云蠥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為此
語　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孽唐以前說文音隱
四卷有此反語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邕注典引曰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玉裁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
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

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又疑經文有成王二字

無畏相二字俟明者考定之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馬本多士大淫屑有辭同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大雅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正義引書注同玉裁按經文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也詩釋文曰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按作暇者淺人所改耳楚辭聊假日以媮樂假一作暇僞孔本尚書作須暇之

子孫此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劉卯

谷爲昧谷之比今更正作夏　周頌武正義引多方天

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暇從孔本又賸湯字　思文正

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

誅之　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閑暇之義須假或改爲須

暇假日或改爲暇日總由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閑暇不

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

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李善注假音古雅反

引孫卿子多假日其出入不遠也又引賈逵國語注假

閒也又云假或爲暇引楚辭聊暇日以消時今刻文選

舛譌正之於此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
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害
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玉裁按今本害作曷此衞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
當由舊作害今皆更正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
書亦皆作害也　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　顏師古
曰孔安國云夾近也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既訓近音愜
不得讀爲協也玉裁按顏說失之拘泥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說文三篇攴部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尒田玉裁按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書宅爾宅田爾田則畋字一本作田古義也

說文爾作尒引文矦之命賚尒考工記梓尒論語鏗尒皆同尚書正義即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誤豈經文本作尒而衞包改爾歟

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玉裁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葢今文尙書本然

我乃其大罰極之

各本作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

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箋云屆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

而字不誤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閟宮正義云屆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玉裁按此條辨極是殛非誓意甚明今本遭淺人盡將極字改爲殛字誅紂於牧野之誅字改爲殺字則不可讀矣而釋言極誅也郭注書曰鯀則極死正與裴松之注魏志所引詩書合爾雅音義極紀力反正與詩閟宮音義同淺人盡改經注釋文幸又可據毛詩正義更正　唐石經作殛誅也不

可從　屆極也極窮也鄭意謂罰窮紂於牧野作正義者未能憭然是以必兼引極誅也以足成之　昭七年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云殛本又作極　小雅菀柳後予極焉毛傳極至也鄭箋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此又釋言作極不作殛之明證也詩釋文曰極毛如字鄭音棘陸氏未憭於訓誅古亦讀如字無庸分別極非殛之假借字也凡攷一字必博觀互證而後明類如此　此詩鄭引誅訓釋爲刑罰若閟宮則言屆極也包至誅兩義在其中矣　集韵曰殛訖力反或作極此從洪範多方音義採取者也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尙書大傳周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玉裁按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此今文尙書也古音賦伯同在第五魚鐸部

爾罔不克臬

釋文曰臬馬本作劓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三篇言部曰諅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諅于凶德玉裁按玉篇廣韵集韵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徐本作爾尚不諅于凶德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韵本皆不誤尚上古通用僞孔尚書本作尚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夏改暇之比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雒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烏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我則致天之上下皆闕

離逖爾土

逖當是本作逷衞包所改離逷卽離勢謂分析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五

段玉裁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說文三篇攴部曰㪉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㪉常任

王氏鳴盛曰據楊雄侍中箴應劭漢官儀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之職說文作㪉爲迫近之義玉裁按漢人亦多作常伯不作㪉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

常任準人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常伯常任辟 下闕 按此今文尚書也準作辟

綴衣

楊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鄭注周禮引顧命贅路贅綴古通用

虎賁周公曰烏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石經尚書殘碑亂謀面用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謀上有亂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

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石經尚書殘碑于厥邑其在下闕

嗚呼其在受德敃

正義曰釋詁云敃強也敃即昏也故訓為強玉裁按此當云敃強也昏即敃也故訓為強乃合疑正義所據經文本同般庚作昏與陸氏德明本作敃不同今本自依陸氏耳爾雅昏敃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

字乃敃字之假借故同訓彊此正善發明爾雅如鄭注

般庚亦讀昏爲敃

說文十篇心部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

讀若旻（小徐本無此十字）玉裁按此壁中故書也忞或爲敃猶

敃亦作敯古音文聲昏聲敃聲同在第十三部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十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

俊心玉裁按作灼見則爲同部假借字矣

以敬事上帝

石經尚書殘碑有會心以敬事下闕　按俊作會此今文尚書也

立民文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

惟克厥宅心

石經尚書殘碑王維厥度心乃下闕　按此今文尚書也

無克宅宅作度凡今文尚書宅作度

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衆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石經尚書殘碑受茲丕丕其於戲下闕　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

烏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相我受民勸相我國家呂刑今天相民孔傳相俱訓詁釋文云相如字正義云相助也助君所以治民是故相爲治玉裁按如正義說則釋文不當云如字矣蓋尒疋釋故文亂覛胥相也又亂靖神弗孫治也二條甚古本有合爲一條者僞孔傳之所因也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

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儀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

閉而至也水氣閉堯旱氣閉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

無綱非旱猶有氣閉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

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玉裁按

此今文尚書也詳仲任意於耒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

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

作物此今文尚書也訓爲災物此今文尚書說也作勿

者古文尚書也

爲呼字且已受人之徵言

石經尚書殘碑且以前人之徵言下闕按已受作以前

徵作徵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同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石經尚書殘碑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 按無于字在作哉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釋文曰憸本又作憸按說文心部引相時憸民亞作憸

字

說文三篇言部曰諗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諗人

按諗者今之驗字周書憸人字如此作則於六書爲假借如𢻃狟之比此亦壁中故書然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說文十篇力部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萬玉裁按小徐本作讀與厲同一切經音義勱音靡辯切凡古文尚書多作邦凡今文尚書多作國王篇亦引書勱相我邦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以方行于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明道二年本如是
近本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石經尚書殘碑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下闕 按耿作鮮此
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
尚書大傳周傳雒誥篇曰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之大訓觀作勤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
烏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
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六

段玉裁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玉裁按釋懌同字如毛詩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孔傳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尚書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

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

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當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葢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葢闕之義夫洮頮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頮在內也尙書後案駁虞乃摘出洮頮爲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無浣衣之語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仲翔親讀鄭書注而非之非造爲蜚語以誣之者後案欲翼鄭而又不能折虞且以誣虞玉裁說文解字讀中於瑁字小字冃字、洮字

皆辨及之　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洮衆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說文小篆作沬古文作頮頮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

相被冕服馮玉几

馮今本作凴此必衛包改也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皮冰反未有作凴者衛改尚書之馮爲凴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爲凴今更正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說文十四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

玉几讀若馮玉裁按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矦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石經几乃闕召大保下闕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玉裁按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李善注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鍾士季檄蜀文李善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通殷就大命在 下闕 見隸釋及東觀餘論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禹貢達于河達于泲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後之侗

釋文曰侗馬本作詷云共也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詷玉裁按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

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
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　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
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黄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詷用
小徐本無夏字

敬御天威

玉裁按今本御作迓天寶以前必作御釋文因傳訓迓
必有御五嫁反之文自衛包改之開寶中又依以剗釋
文矣此字作御則兼包他義御天威者謂用天威治民
也知雒誥之御衡不可改迓況卽訓迎亦當作御乎般
庚牧誓雒誥諸篇旣詳之矣今更正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二篇辵部適遂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玉裁按康王名釗見說文解字刀部釗字下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韓愈諱辨皆云然而唐人巨光庭因康王之子諡昭肌為異說謂康王名釗非釗也冣為野言釗丩聲一作䤄弩機也廣韻集韻皆於三蕭四宵韻內釗字下注云亦弩機此正曹憲注廣雅所謂世人以䤄釗為一字者巨氏知其為二而欲以釗改康王名豈馬班許韓皆誤乎攷小顏漢書注釗音之遙反又工遼反張守節史記正義釗音昭又古堯反玉篇云之姚切又古堯切廣韻集韻皆四宵音昭三蕭音梟安知古堯

一反非周時古音而狃於今之人專讀如昭遂取爲不諱嫌名之證乎至若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劉劉字自是版本之誤而元人乃不以爲誤雖曰闕疑抑無眞見矣又按方言郭注釗居遼反尙書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郭不言音昭陸列昭音於次說然則自唐以前皆讀如貂可無嫌名之疑也

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冒貢文云馬鄭王作勖　釋文云貢如字此謂孔義也又云馬鄭王作贛音劫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所讀爲戇也說文心部曰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戇

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戇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異鄭王不同也贛从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文引詩贛贛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戇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年傳贛諫贛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白虎通陷字初學記引不誤今本譌作伯或云當作柏柏者迫也說非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

漢石經非幾茲卽下闕　按既作卽此今文尙書經　經

今本作異衛包之誤也集韵一屋翌音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王裁按此本周禮司几筵音義按劉此讀可證翌爲昱之假借不容矣改爲翼也今更正

成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　周禮司几筵鄭仲師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漢書律厤志云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懌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自成[illegible]蓋馬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玉裁按班所引今文尚書鄭馬古文尚書同有成字僞孔刪之非也說詳酒誥周禮天府注引書無成字或後

人刪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

者善本俟攷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玉裁按中仲[illegible]

古皆通用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白虎通爵篇云尚書曰王麻冕黼裳上言迎子釗不言

逆王玉裁按凡古文尚書作逆凡今文尚書作迎如古

文尚書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周禮巾車注書曰以虎

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尚書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翌今本作翼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今更正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延位度宗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玉裁按此本蔡邕典引注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卽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云云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黼衣下闕此今文尚書也詩公劉

纖蒻各本譌作纖蒻字之誤也蒲不可云纖雖左氏有

纖蒲之語然恐非許意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玉篇曰菧之履切書云敷重菧席孔安國曰菧蒻苹也本作底玉裁按俗加艸作菧也正義云禮注謂蒲席爲蒻苹不言何篇禮注今攷閒傳鄭注曰苹今之蒲苹也釋名蒲苹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苹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釋名苹誤草不可讀集韵五旨菧字下尤譌舛說文曰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今本說文無世謂蒲平四字太平御覽所引有之馬王云底席青蒲席也說同鄭君云底致也菧纖致席也蒙上文菧席而言

致緻古今字據鄭說可知經文厎不當從艸矣　又按
說文蒱子猶云于蒲謂蒲之稺脃或改爲蒲本非也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
元紛純漆仍几
孔云筍蒻竹玉裁按此蒻字从艸誤當作弱竹謂穉竹
也有謂竹胎爲筍者周官之筍菹是也有謂穉竹爲筍
者此是也正義誤馬云筍箬箬也此謂取筍籜箬編爲
席與孔說異鄭注則又不同其說曰筍析竹靑皮也禮
器曰如竹箭之有筠攷今本禮器作筠鄭本作筍聘義
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
謂玉采色也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古字何

勻多通用如易坤爲均亦作匀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說文古文鈞从旬作銞竹胎評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分析別作笉康成時筍笉不分筍卽笉字讀于貧反

尙書釋文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此當云筍子竹也子竹爲席轉寫脫字子竹卽孔傳弱竹也于貧反謂孔說筍字讀于貧反也仙民古文尙書音一卷爲孔傳作其旁及馬鄭義者必云馬音某鄭音某此不舉鄭說知仙民謂孔訓子竹讀于貧反也集韻十八諄曰筍于倫切弱竹可以爲席也此正用徐音于倫卽于貧也又可以證作蒻之誤尙書後案改徐語云竹子皮爲席闌入鄭義非孔說

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此與鄭注析竹青皮合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釋文鄉許亮反俗本注疏皆改作嚮正義引顧命鄉皆作嚮則天寶已後俗人所改也

西夾徐音類此即多方夾音協之理也

越玉五重陳寶

說文宀部曰宲藏也从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玉裁按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亦其理也許君蓋據壁中眞本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說文一篇玉部曰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顧項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疑脫河雒圖二字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玉裁按此所引尚書絕異葢今文尚書也王儉褚淵碑文餐東野之祕寶李善注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亾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玉裁謂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牆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葢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

今文　又按顓頊二字葢即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騃文如般庚篇之優賢揚歷也蔡氏據今文尚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

兌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兌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垂劉音瑞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

右塾之前

路今本作輅必衛包所改也古經傳無作輅者周禮巾車禮記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此取路大之義釋名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今本釋名俗改作輅今更正論語乘殷之輅亦是俗字當改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正義引尚書亦作贅

錢氏曉徵曰塾說文無此字當用墫字塾或作埻見後漢書注臯孰聲相近後漢書劉縯傳莽使長安中官署

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章懷注曰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埻音之允反玉裁按西山經騩山錞于西海北山經錞于毋逢之山又敦題之山錞于北海中山經蒼玉錞于[元]石東山經竹山錞于江郭注錞猶隄埻也音章閏反按集韵埻朱閏切壘土也壘當作垒錞之言屬也屬音之欲切敦髮祝髮同謂斷髮也音翦亦同山海經凡言錞者皆謂岡阜脈絡相聯屬玉篇埻之允之閏二切引山海經隗山是埻于西海郭璞曰埻猶隄也然則今本山海經从金作錞譌也說文無塾字而垛字下云堂塾也攷衆經音義云通俗文積土爲垛纂文吳人謂

積土爲垛許君以埶訓垛然則墊者正今江蘇人所謂垛頭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垛頭所謂門墊者卽因此疑其字古當作埻或作埶久乃譌爲墊而讀如執也俟更詳之　門側之堂皆不與門齊故其訓爲垛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詩曹風正義顧命曰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玉裁按此蓋鄭本鄭注與尚書釋文所引馬本馬注合顧命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鄭風正義引顧命經注皆作綦皆依附經文作綦耳曹風正義且云書注不破騏字爲玉綦又魯頌正義曰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

騏引詩我馬維騏是則鄭本之作騏無疑矣騏綦古通用說文綥帛蒼艾色也綥綦古今字騏馬青驪文如綦也然則綦與騏其色正同今本說文作馬青驪文如博棋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

今本作鉞攷釋文小字云音越說文云大斧也按說文戉大斧也鉞車鑾聲也二字絕殊僞經文作鉞則元朗當云說文作戉大斧也以其無作戉二字則知大字本是戉字自衞包妄謂戉古字鉞今字改經文之戉作鉞開寶閒陳鄂又改釋文大字戉作鉞而小字則仍其舊文理舛逆橫決不可通矣此與彡方之蘉同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十二篇戈部戣字下曰周書侍臣執戣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

說文金部曰鈗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鈗讀若允臣佖曰許慎說文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鈗讀若允與鋭字相次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鈗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玉裁按治尚書者自蔡氏仲默以來皆謂銳字當依說文作鈗矣而未得其詳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鈗字有鋭

字與鈒鋋鉈鏦鍦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强輩所增而徒會切矛也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銳也考廣韵十七準無鈗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韵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黃氏韵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鈗字則說文古本鈗字有無未可定也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鈗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鈗字宋祁校漢書始引說文鈗侍臣所執兵云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於鋋小矛也之下鉈短矛也鏦矛也鉄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而又比

傳鄭孔矛屬之訓廟之諸矛閒侍臣所執兵語甚糊塗
廣雅釋器說矛有鍦鏦𥎊鈚而無鋭似魏時說文亦無
鋭字文在玉篇之前矣集韻十三祭鋭俞芮切侍臣所
執兵或作鈗十四太鋭徒外切矛屬或作鈗此合鋭鈗
二字爲一字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尚書自作鋭非衛包
改鈗爲鋭也而或疑衛包改之尤誤矣當依尚書作鈗
音徒外切
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部自鐐鋈以至錢鑽鑲凡若干
字皆器名也錐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不當云鋭芒也
橫梗於中使錢鑽鑲等字不貫蠶鋭字應與鋼鈍鋒爲
伍若云因上文錐鋭也而釋鋭則錐之前有鑯鋭也何

不釋於鐵後乎竊以爲鈗字本是鋭字讀若允本作讀若兌故玉篇廣韻集韻鋭皆徒會切實本說文而玉篇廣韻皆無鈗字大徐自言用唐韻而廣韻無鈗余準切之文則非唐韻也讀若兌旣譌作讀若允則依允字爲音耳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鋭矛屬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鋭利之鋭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鋭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玆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鋭譌爲鈗遂移徒分置

岳氏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鋭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

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鋭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注疏中又皆作鋭今只從衆作鋭玉裁按越中本作脫譌字也玩岳氏語其所據說文亦作鋭無鋭字宋時說文尚有善本存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紼冕篇尙書曰王麻冕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

大保承介圭

說文一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爵篇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玉裁按作銅者今文尙書也庾仲翔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尙書也云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者謂伏生尙書本亦作同說今文家易爲銅字訓爲副璽也班孟堅因今文家作銅故云受銅藏銅正謂天子副璽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尙書改銅作同非班

氏之意近校白虎通者不知此而一依通典誤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今本作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其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虞意同字是曰字之譌曰瑁者謂曰天下之瑁也詆訾鄭君欲命學官改同作曰曰瑁爲一物鄭君訓同爲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詫大保受同及巳下同字皆如貫珠儻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曰瑁乃受曰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且巳下同字可皆更爲

冃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冃爲贅也大保受冃降以異冃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謬甚矣季長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覺其非乃更之而漢時今文尚書蓋金作銅詁訓副璽夫銅爲副璽與經文宿祭託酢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愈於鄭乎仲翔駁鄭四事無一是者旣於說文解字讀各辨之矣

錢氏曉徵三國志攷異云今本尚書同瑁連文同瑁各是一物仲翔以古冃字似同鄭氏從誤作同又訓爲酒杯以此譏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冃而鄭作同也今本尚書出於梅賾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

以和合鄭虞之義乎玉裁戊戌年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後覈正義引乃受同瑁鄭注云王旣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尚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儻無瑁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瑁則今文尚書無異也乃改正如今說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馮衛包改作憑開寶中又并釋文改之

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

弁各本作卞按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
三碑釋文云卞皮彥反徐扶變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
據此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為二不始於開成石
經也九經字樣云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詩小弁漢書
亦作小卞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

荅白虎通引作對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荅字今
文皆作對如雒誥奉荅天命尚書大傳作奉對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曰肅盖鄭讀宿為肅

宅今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玉裁按說文七篇宀部曰詫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許所據葢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旣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葢說書家有讀詫爲宅者鄭訓爲卻行亦於古音同部求之

玉篇宀部曰詫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今本脫宿三字三祭三詫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玉裁按然則孔本亦作詫而咤乃吒之譌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荅拜大保受同祭嚌宅

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玉裁按徐音則宅同度古

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

韵十一暮曰度或作厇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說文二篇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

祭嚌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

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

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

白虎通紼冕篇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乘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韍韍韠也假借作紼芾茀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曰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

皆謂諸矦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矦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玉裁按今本譌舛不可讀爲正之如此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矦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

玉裁按說文所引稱奉介圭葢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

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誅賞者所以别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玉裁按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云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爲一王伯厚僻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又按史記畢力攷古關刻不誤王氏刻力作立恐誤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巨篇攴部曰敷㪟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

人敂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後經傳敂皆作施敷皆作敷漢碑多从寸作敷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為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訓